

诡 案 斋

GUAN
异青人◎著

古老的村落，诡异的传说，真假难辨的案件，
匪夷所思的经过。真相究竟如何……

中国悬疑小说精品

国内著名悬疑作家

李西闽、花想容、花迟暮、红娘子、
吉振宇、夏成云、凿壁小妖鼎力推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诡 案

GUAN

异青人◎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诡案/异青人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 - 7 - 81139 - 086 - 5

I. ①诡… II. ①异… III. ①侦探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6073 号

诡 案

GUI AN

异青人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18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290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81139 - 086 - 5/I. 006

定 价：30.00 元

网 址：www.phcp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edu.cn

营销中心电话（批销）：(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邮购）：(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言	001
第一章 女鬼索命	006
第二章 诡异的巧合	010
第三章 欢迎来到善义村	024
第四章 魂梦的侵袭	039
第五章 被烧焦的尸体	061
第六章 鬼山	070
第七章 新的挑战	085
第八章 黑色布袋	090
第九章 专案组	106
第十章 猥琐的秘密	129
第十一章 特殊的婚礼	136
第十二章 致命邮件	153
第十三章 午夜丧命	160

目 录

第十四章	二选一的游戏	175
第十五章	凶灵手记	183
第十六章	愤怒的小丑	196
第十七章	线索中断	208
第十八章	祭奠亡魂	218
第十九章	真假难辨	230
第二十章	空棺材	251
第二十一章	游戏结束	259
第二十二章	尾序	280



引言

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由于位置偏僻外加四面环山，所以对于外界来说，如果不去的话，永远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村落。

整个事件就从这个村庄开始讲起……

二十年前。善义村。

时间已经接近傍晚，黑暗里一个模糊的人影从我们的视线闪过。从黑影走路的速度来看，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黑影穿过空旷无人的大马路，快速打开旁边的铁门，巨响让寂静的夜晚不再显得寂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黑影已经打开了房门，灯光洒在黑影的脸上，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头发似乎很久没有洗过了，显得脏而凌乱，下巴处长满了胡茬，衣衫也很破旧，手臂下方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看起来有些狼狈，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形象。

房间里传出一声又一声尖细的呻吟声，男子慌乱地打开房门后迅速地跑进了房间，这时房间里走出一位年龄颇大的妇女，看着男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说道：“你怎么才回来啊，幸好你儿子通知了我，要不你媳妇就没命了。”

“我今天出车才回来，接到你的电话就急忙赶回来了，我媳妇咋样了？怎么产期提前了呢？”中年男子焦急地向房间里张望了一下。

“早产，王婆在里面接生呢，看样子应该没什么大碍。”妇女说完后再次走进了卧室，听着卧室里传出高昂的叫喊，男子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焦急地在客厅里乱转，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嘴里还不时地叨咕着什么。

“爸爸，我好怕，妈妈怎么了？她会不会离开我们？”中年男子的身旁，一位看起来十岁左右的男孩，眼睛里闪着泪光，只要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

“别胡说，妈妈没事。”男子说完后将儿子送进了另一个房间，然后自己紧张地拿起一根烟狠狠地抽了起来。墙上的钟表滴滴答答地催促着，卧室里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伴随着一声惨叫响起了婴儿微弱的哭声。

听见婴儿的哭声，男子的心马上放了下来，他迅速掐断烟头冲进了卧室。刚走进卧室，妇女便手抱婴儿迎了过来，婴儿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拳头大的小脑袋。妇女一脸欢喜地说道：“恭喜，恭喜，是个女孩。”

男子欢喜地接过婴儿，倍加疼爱地贴了贴她的小脸，然后坐在炕头对妻子微微笑了笑。

妻子的脸有些惨白，勉强地抬起虚弱的胳膊摸了摸婴儿，最后有气无力地说道：“牛林，给这小丫头起个名字吧。”

“叫牛桂芳怎么样？”牛林想了想，然后柔声地对妻子说道。

“桂芳……这名字好听。”牛林的妻子甜甜地笑了笑，苍白的脸庞上没有丝毫的血气。

妇女接过婴儿心疼了一番，然后催促男子将妻子送卫生所去，现在虽然孩子生下来了，但她失血过多，随时有生命危险。听妇女这么一说，男子马上紧张起来，小心地将妻子盖好后抱起，快速跑出了家门。妇女在身后依然抱着婴儿疼爱着。在男子离开不久，妇女猛然发现这个婴儿有些奇怪，右腿软绵绵的，就如同没有骨头一样。

妇女大吃一惊，抱着婴儿不安地在房间里走动，直到牛林从卫生所回来后，妇女将牛林叫到了另一个房间，说出了自己的发现。牛林听后狠狠拍了几下脑袋，然后看了一眼儿子，又看了看漆黑的窗外，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牛林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趁着夜黑风高抱着婴儿走出了家门。

牛林走后，妇女搂着牛林的大儿子叹了几口气，然后若有所思地带着他走进了房间。

.....

三年前。善义村。

这天正好是元旦，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几个老爷们通宵打完牌正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议论着昨晚的牌章，一边四处乱看，走到村头时，几个老爷们中一位年龄看起来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忽然停住了脚步，指了指前方的大树说道：“老田，你帮我看看，那是啥东西？”

听了中年男子的话，众人一齐看了过去，就在前方不远处的大树上一个白色的影子随风飘荡着，像是被风刮起，最后挂在树枝上的白布条。

“白布吧，鹏哥，你去给弄下来，大白天还行，这要晚上谁看见还得吓个半死。”老田眯着眼睛看了看，然后对身旁的鹏哥说道。

“是白布？我看咋像是人呢？”其中一个人说道。

这句话说完，几个老爷们揉了揉眼睛，仔细又看了看，这才发现哪里是什么白布，明明是一具被吊起来的尸体。几个人看清后快速跑了过去，这时他们才看清，吊在树上的这个人，正是当地有名神婆子家的闺女——孟桥月。

“快，快把她放下来……”几个人傻愣了一会儿，最后有人大声喊了起来。

“怎么放啊，你赶快去通知鬼婆，你赶紧去派出所，让他们找人放下 来。”说着几个人便四散跑了开来，有的去告诉女尸的母亲，有的去报警，有的干脆直接溜回了家。顿时大树四周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宁静，被吊起来的女尸随风左右摇摆，一身洁白的连衣裙多半部分已经染成了红色，乌黑的长发被风吹得漫天飞舞，女尸的眼睛是睁着的，几乎快要爆裂了出来，眼神里充满了无奈与怨恨，正呆滞地俯视着整个村庄。

对于孟桥月的死，或许村民们早已经料到了，只是早晚的事而已。当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时，死亡则是唯一解脱的方法，这种做法虽然有些偏激，但却很奏效。下面让我来讲述一下她的故事吧。

她叫孟桥月，今年二十岁，几年前刚从城里回来，要说她的故事，还得从她的阿姨说起。桥月的阿姨是村里第一位上城里闯荡的，虽然没人知道她在城里做些什么，但从衣服的穿着来看她一定是赚到了大钱。那年桥月刚出生，还记得桥月的阿姨从城里特意赶回来，还买了好多漂

亮的小衣服。

孩子出生以后，鬼婆为了让女儿不在穷山沟里受苦，忍痛将刚满一岁的桥月交给了桥月的阿姨调教。

桥月的阿姨把桥月抱走后，起初还像往常一样一年回来个一两趟，到后来变成了几年才回来一趟，再后来根本就不带着桥月回来看鬼婆了。

有了桥月阿姨的先例，村里的男人也都纷纷去城里赚大钱，这似乎成了一种风俗，谁家男人壮一点、勤快一点就准能从城里赚到大钱回来。事情就这样平静地发展着，虽然有些人在城里被骗得身无分文，但绝大多数还是赚到了一些钱。也正因为这样，在村民的中间开始流传着一些谣言，而且很快就传到了鬼婆的耳朵里。

那天大雪纷飞，每家每户都在准备着好好过个元旦，只有鬼婆家里气氛十分紧张。

那年桥月十六岁，听说鬼婆跟桥月的阿姨大吵了一架，桥月阿姨便一个人离开了村子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从那天以后，桥月的阿姨在城里当“三陪”的谣言也就没有人再提起过。

桥月长得亭亭玉立，虽然相貌并不是很出众，但村里的小年轻都非常愿意与她接近。他们说桥月很妩媚、很妖艳，直白一点儿就是够淫贱。这也难怪，桥月的妖艳完全来自那些美丽且裸露的衣服，有人说这都是桥月的阿姨调教出来的，也有人说桥月在外面也准没干什么好事。

说这些话的大都是女人，可能她们也嫉妒桥月的妖艳。对于这些说法，村里的男人们似乎并不以为然，无一例外都被迷倒了。

终于有一天，事情闹大了。

那是寒风刺骨的下午，一位妇女拖着桥月在街道上大骂，声音大到附近百米内的村民都纷纷跑了过来瞧热闹。

妇女很生气，从吵骂中可以听出她的委屈。妇女的老公和桥月有着不正当的关系，正好被妇女撞了个正着。在撕扯的过程中，妇女将桥月的衣服抓得稀巴烂，在场看热闹的村民非但对这种情形不理会，反而开始起哄指责桥月。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桥月就这样含着泪站了整整一个多钟头，她没求饶，也没后悔，头一直冷傲地抬着。

鬼婆赶到时桥月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已经发紫，身体也在剧烈地抖动

着。妇女见鬼婆来了才停下手，气冲冲跑进屋里，围观的村民见没热闹看也都议论着散开了。从那以后桥月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面前，有人说是跑到她阿姨那去了，也有人说怕出来丢脸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这些说法没人敢证实，也没人敢在鬼婆面前问起，直到今天桥月死了，被吊在村头的老树上。她究竟是自杀的，还是被人陷害的，这些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值得让我们思考的是，关于桥月的死，究竟是谁造成的？

.....





第一章 | 女鬼索命

三天前。善义村。

乌云密布，月光惨淡。

一位老大婆孤零零地跪坐在十字路口。在黑暗中伸出如枯骨般的手指，颤巍巍地划亮了一根火柴，扔进面前装满纸钱的黄盆里。纸钱被点着，颤动的火光照亮了老人满是褶皱的脸庞，像一颗风干后的核桃仁，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是讷讷地望着眼前那团摇曳的火焰，嘴角微微颤动着，片刻，用一种悲戚的语气神神叨叨地念叨起来：“女儿啊，你在那边可好？马上快过年了，娘再给你送点钱，天冷了添件新衣服，不够的话再托梦告诉娘，娘再烧给你……”

道路的尽头处，缓缓走来了两位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的男子，摇摇晃晃，明显刚喝过酒。其中个子偏高一点的男子满口脏话，双手在眼前不停地比划，好像在谈论自己年轻时的风流史。相对他而言，旁边那个稍微胖点的男子则较为安分，一边点头一边看着脚下的路，小心地迈着S形的步伐。

“哟，这不是鬼婆么，又在给女儿烧钱呀？”

高个子看见烧纸的老婆子后，停下步子，咬字不清地说道。胖子的脸色则变得有些难看，似乎很害怕这个老婆子，拉了拉高个子的衣服，提醒他快点走。高个子并没有理会他，仗着酒劲冲鬼婆唾了一口，然后嚷嚷着大声说道：“呸，整天在村子里装神弄鬼，老子早就看着不顺眼了。跟你说，你那宝贝女儿是个婊子，烧这么多钱有啥用？还不是去那边找男人！”

高个子说完得意忘形地大笑了起来，鬼婆却丝毫没理会他的侮辱，仍然慢悠悠地一边往火堆里送纸钱，一边低声叨咕着：“女儿，是娘对不起你，娘不该让你跟阿姨上城里，娘错了，希望你不要怪娘……”

“屁，娘子到哪里都是娘子。女儿当娘子娘在这装鬼，你不是会巫术吗，有本事就让你女儿过来找我报仇，我还真没尝过跟鬼做爱是啥滋味。我操——”高个子说着一脚将火盆踢开，随着“咣当”一声，火盆应声落在几米开外的地方，火星像萤火虫一样漫天飞了起来。

胖子还算清醒，见事态严重，便一把抱起高个男子的胳膊，强行架着他的胳膊，迈着S形的步伐向远处黑暗中走去，一边走着还一边回头跟鬼婆赔着不是：“对不住了，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两人的脚步声消失后，鬼婆摸索着将火盆放好，从一旁拿起火柴将纸钱重新点燃。一阵风吹过，带来两名男子说话的声音。

“你才喝多了呢，这种人就知道吓唬老人和小孩，根本不用怕她，你不给她点颜色看看，她还以为自己本事有多大呢！”

“话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好歹也一把年纪了，你刚才那样做确实有点过分了。”

“过分？告诉你，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非把打她个半死，看她以后还敢不敢作怪祸害村民！”

高个子似乎对他刚才的表现满意得很，不时还傻笑两声。胖子则继续专心地稳住步伐，克制着黑暗带给他的恐惧。不足五分钟，两人已经拐进了一条幽暗的小胡同里。隐隐约约地，前方黑暗中出现了一丝白光，胖子睁大眼睛仔细看了看后，拉了拉高个子的衣服，显得有些害怕地说道：“强子，你看前面那是啥东西？”

高个子晃了晃脑袋使劲瞪着眼睛看了看，由于酒精的作用，眼前的一阵晃动使他差点站不稳摔倒。

“你看那是什么东西？好像往这边来呢！”胖子指了指前方，将身子缩到高个子的身后，话语中带着明显的颤抖。

“我说刘庸，真不知道你父母为什么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名，真是庸人一个，你胆子要一直这样，恐怕以后可……”高个子的脚步忽然停止，声音也没了下文，胖子躲在后面见忽然安静了下来，小心地从高个子的



身后探出头来看向前方。他的嘴巴大大地张开，双眼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位披头散发、面目狰狞、身穿白衣的女人。

不，应该说是女鬼。

胖子麻木的神经还没缓过来，女鬼便抬起右手，拿出一把亮闪闪的东西，然后一秒都没有停留狠狠地向高个子的太阳穴刺去。一股粘稠的液体喷到胖子的脸上，高个子也与此同时身体僵硬地向前倒了下去。

白衣女鬼飘然而去，这时胖子才看着女鬼渐渐消失的背影，扯开嗓子大声尖叫起来，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

胖子的身边，高个子的双眼惊恐地瞪着前方，一把水果刀从太阳穴左侧直穿透到右侧，鲜血正不断涌出浸湿了他的大半边脸。

胖男子的叫喊打破了寂静的夜晚，附近的村民听见叫喊后纷纷赶了过来，此时胖子已经开始语无伦次，双手抱头蹲在地上颤抖地重复着：“不要……不要……不要杀我……不要……”

被吵醒的村民看见这样的情况，纷纷愣在了原地，许久才有人张罗着给胖子的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将高个子抬起，晃晃悠悠地消失在了幽暗的马路上，仿佛刚才的事情只是一个幻觉。

.....





第二章 | 诡异的巧合

今天。2009年1月3日。晚二十二点整。

吉林市，泰山公寓，403房。

房间里显得有些凌乱，地板上摆满了衣服。我们第一个出场的女主角，此时正表情呆滞地将眼前凌乱摆放着的衣物，一件一件收拾到旅行箱里。听起来有些暧昧的音乐，从电脑的音箱里发出来让她感到心情更加压抑。坐在床尾对着电脑摆动着的良辰倒是显得异常轻松，不时还跟着音乐哼哼两句小曲儿。

笨笨熊式的音箱里，不时有QQ的呼唤声从里面传出来。要是在平常李乐一准是坐在良辰的身边监督着这位才貌出众的男友，但此时她却任由男友在网络里，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聊天而不去理会。

桥月：跟老婆在一起吗？

独爱江湖：是啊。

桥月：上次给你介绍的那本书看得怎么样了？

独爱江湖：看了个开头，没多大意思，好像连结尾都没有。

桥月：结尾我是管作者要的，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要报仇吗？

独爱江湖：呵呵，看来你还是个忠实的读者，记得，你说你在你们村子里受尽了折磨，你想报复他们。

打完这一段话后，良辰回头看了看李乐关心地问道：“收拾得怎么样了？”李乐听到良辰的话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所问非所答地说了句：“人的生命真是脆弱。”

良辰听见李乐这样的话，轻轻地笑了笑然后向床上挪动了一下，搂

起李乐轻轻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在她的耳边小声说：“别想太多了，收拾完了早点休息，明天可是要坐一天的车。”

音箱里再次传出了消息声，良辰松开李乐，又挪回到电脑旁，看见电脑里的字微微一愣。

桥月：介绍你看的那部小说，里面最后虽然鬼婴报了仇但毕竟也死了，要是我的话一定不会傻到自己了断。

独爱江湖：我觉得人不应该活在仇恨里，每个人都有仇恨，要是大家都想着报仇这个世界不就乱了？

“不知李强死了……他的奶奶该怎么办。”李乐一声长叹，默默地看着床头柜上自己和李强的合影发呆。

良辰将视线从电脑上移开，喝了口开水说道：“人早晚都得面对生老病死的，伯母是怎么说的？”

“也没怎么说，事情来得太突然。听妈妈的口气也挺难过的，我也没敢细问。”李乐想着今天早上母亲打电话时说的话，忽然有些害怕，不自觉地向良辰靠了靠。

桥月：我所受到的苦是你们根本就无法承受的，我设计了整整半年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你和李乐也在我的计划里。

独爱江湖：我？呵呵，怎么还给我安排个角色，那我该谢谢你……

桥月：我没在开玩笑，我计划的第一步已经执行，而且结果出人意料地成功。

看见这段话良辰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着李乐问道：“李强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该怎么说，村里的人认为是被鬼给杀的。唉，李强的奶奶知道后便晕过去了，他家人平时对我都特照顾，所以我才决定提前回去。”

李乐默默地说道。良辰听了李乐的话皱起眉头，低头想了一会儿双手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打出一句话。

独爱江湖：我听你说过，你是善义村的人吧？

桥月：呵呵，李乐不也是这里人吗？

独爱江湖：你怎么知道？还有能告诉我你计划里的第一个要杀的人是谁吗？